

## 冷暖人间

■ 吴士存

人们常说时间会消磨一切。本以为母亲的离去带给我的悲伤和思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漠，然而快一年了，可我对母亲的怀念却丝毫没有减轻。一年来，母亲的音容笑貌几乎伴随我度过生活的每一天。母亲在世时尤其是她生命进入倒计时的那些日子里，我曾想象过自己未来没有母亲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想到过每天早饭的餐桌上会少了母亲的饭碗；我想到过自己不会再为母亲病痛难耐而揪心地难过；我想到过自己此后深夜下班回家时，不需要再轻手轻脚、屏住呼吸、蹑着脚尖走进母亲的卧室看她是否入睡；我也想到过以后出差再也不用为我不在家这段时间母亲的病情可能加重而担忧。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也不曾想象过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之情，不仅未因时间推移而淡化，反而越发达强烈；我没有想到已过花甲之年的自己，还需要通过想象母亲

## 小小小说

■ 佟菲

社交时，他下意识地提醒自己：轻松一些，随意一些。可越这样想，顾虑就越多。一会儿顾虑所坐的位置是否既离主桌不远不近，又方便适时进出，一会儿顾虑刚刚领导敬酒时的暗示自己是否领会受到。

他不停地告诫自己：“放轻松！”可他无法放轻松，因为他有明确的目标，他要让自己每做一件事都向目标靠近，所以他必须思考每件事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他不能虚度，从小妈妈就对他三令五申：“浪费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所以，即便饭后同事们在打乒乓球时，他也瑟缩在办公室里看专业书，朋友们周末都带着妻子去看电影，他却在反思这一周工作的得失。

他看书看得头晕目眩，惶惶然问同事：“我们是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工作这么忙？”刚打完乒乓球的同事乐呵呵道：“多好的工作，多好的

## 海外飞鸿

■ 王红雨

那时在香港，一天早晨叫了计程车出门。司机是位斯文而健谈的大叔。车出了港岛南湾寓所的大门，开过那座桥，峰回路转之际他跟我说“看到那边的树吗，有几片叶子红了。”我一愣，笑着呵呵。他又打电话回家，跟他太太说“老婆，今天早上出来，看到村口有红叶了……”

真是位懂得生活的大叔，在香港这个逼仄而紧迫的社会，怀着闲情逸致谋着生活。我不记得那是什么时节了，在当了半辈子的北方人之后，对亚热带南方的季节更替反应更为迟钝了。当时我只是想，看红叶，我在家里可以看得够——

眼下，在西半球北方的家里，就到了看红叶看得够的时候了。今年的秋天本来被拉得很长。上个周末，女友们相约着吃饭看电影，看那部《至爱梵高》。电影散场从镇上那个有复古情调的小戏院出来，夜凉如水里一列火车正缓缓进站，而我听叽喳清脆的女声不约而同的是，“今年树叶都还没怎么落，镇上收路边叶子的服务不知会不会延长……”作为所谓空巢的“藤妈”们也好，作为“绝望主妇”们也好，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关切。而冬至过后的这一天，早上起来见草地一片泛白，结霜了。稍后太阳出来，庭前院后的枫树就像大梦初醒或奔赴约会一般，纷纷飘落，宛若晨光里一场斑斓的雨。也许是因为叶片带着霜，平添几分厚重凛冽，站在院子里，那“簌簌”的飘落声是那么清晰，声声惊心。

拍了院中红叶飘落的照片给大家看，都说真美啊，我回一句“是啊，美到叫人心不安。”从前某时，我还感叹过一句，“落吧落吧，落完好安心，回过好友听了几分不解。她还那么向往扫树叶，像青春电影里的镜头；而我每年秋天扫起院中的落叶，时时会停下来叹自己真是陷入了树叶战争汪洋大海。

但我真是真心喜欢树，感激它们赐予我四季的风情和常年的陪伴。而

仍然健在来延续我儿时形成的对母亲的心理依赖；我也没有想到我几乎每天还要通过抚摸或凝视母亲曾经使用过的器物来维持我们母子俩在虚幻世界的对话和沟通。自从没了母亲之后，凡是遇见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老阿姨时，我就感觉似乎多了一份亲近。且每一次与她们擦肩而过的瞬间，我都会有一刻的恍惚：她若是我的母亲该有多好啊！

母亲去世时，我还在出差途中。在母亲的弥留之际，我没能守候在她的身旁，没能让她在我的怀抱中驾鹤西去，就像我来到这个世界时就依偎在她的怀抱一样。没能在母亲活着时与她告别，让她带着我的“嘱托”和“祈祷”上路，成了我终生的遗憾。当我连夜匆匆赶回母亲身边时，她已永远闭上了双眼。

我的母亲很坚强，一生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很少给别人添麻烦，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也没有例外。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一直自己单

## 幸福的滋味

生活！”他半夜睡不着觉，摇醒熟睡的妻子问：“你说，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妻子啼笑皆非，收拾东西回了娘家。

他好不容易玩会消消乐，有人朝他打趣：“哟，深邃的思考者，你居然会玩游戏啊！”他像犯了大错的小孩儿，匆忙收起手机，一本正经地坐好，仓皇道：“没有没有，我是通过消消乐锻炼逻辑能力，有利于更好地工作。”小时候他每次玩耍，爸爸都要高喊着“不准玩物丧志”的旗号责打他，这个烙印已经深入他的骨髓。

好不容易把妻子哄回了家，他说出了自己的困扰：“亲爱的，我只是无法停止思考。”妻子含着眼泪道：“我知道，你一直在思考，思考前途，思考岗位胜任力，思考人际关系，思考自己犯了什么错，但你一直在忽略关心你的人，因为关心你的人对你来说就像空气，他们会无怨无悔地支持你，不会离开你，不用你费力去争取，也就不值得你去思考。比如说我，就不

## 落叶时节又逢君

这些年，我又不由心生感慨：原来，树，也不是永远的。每每待初春走进冰雪融化的林子，发现一些树并没有冒出新芽，便隐约抱着希望在等；而若到了初夏仍枝头秃秃，心里就会明白，一股黯然浮起。

再说小区那边某家人的前院，曾经伫立着一棵参天的橡树，我日日去林中散步会经过。初到这边识得橡树的时候，内心简直有几分崇拜。自从少年时代读舒婷那首《致橡树》，这橡树就一直如神一般的存在，只是从未见过。在北美一带，橡树随处可见，一株株都那么伟岸，四季各有情味。新春伊始，橡树黝黑遒劲的躯干，衬着新叶的鹅黄嫩绿，像是古老岁月透出了年轻的意念；而盛夏，那橡树是蓝天下擎起的一派葱茏少壮；秋天里一树叶子呈赤褐古铜色，有一种凝重定格的气概；冬天的夜晚，橡树赤裸洗练的枝干勾勒出蓝宝石一般的苍弯，有时会从那高高树梢传来猫头鹰的叫声，更添深邃。而我总路过的这株橡树，更是在春天被人围绕绕树开花，更在秋天一圈圈海棠花，开得艳丽而谦卑，一心一意。夏天过去，那一圈花就谢了，但似乎也达成了一份圆满，完成了一种守望；只是不知道橡树是否会感受到这份情意，且把它刻入自己记忆的年轮。然后，有一天，这橡树自己也消失了，春至不再老树发新芽，被雇来的伐木工人砍掉，剩一堆木渣，让人唏嘘。

然而，腐烂和分解是大自然资源循环利用的关键一环，与催生和滋养相辅相成，阴阳调和，常识是这么说的。道理也是这样的。所谓更替轮回，生生不息。

再放眼这些飘落着的美丽枫叶。据生态系统专家说，叶子的红色其实是种保护色，保护秋天的叶子免受强烈紫外线的损害，而就在其掩护下，处于衰老过程中的叶子将努力完成向树输送营养和能量的任务。

所以，望着秋天一树树火焰般绚烂燃烧的叶子，不妨想象它们在肆意汲取着最后的阳光，去滋养母树。

独居住在苏北农村的老家，这一住就住了十多年，直至后来，她因为生了病，才来到海南与我一起生活。她习惯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小农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因为她割舍不了那片浸透了她无数汗水的庄稼地。在那段时间里，我与母亲的联系，除了每年探望她之外，还坚持每个周末给她打电话问候。那时我一听电话那头母亲爽朗的应答，就能判断母亲不仅心情愉快而且身体硬朗。每次通完电话后，我对母亲的挂念得到的释怀感，以及我的孝心与关爱能及时传导给母亲后的自我满足感，是非亲历者所无法体验的。在母亲和我一起生活的三年多的日子里，除了我出差以及母亲回老家过春节之外的所有时光，我几乎都是和母亲朝夕相处，清晨起床下楼叫一声“妈”，然后一起用早餐，边吃边说家乡话，谈村子里“张家长李家短”的事，每当家里人“张家长李家短”的事，每当家里人基本听不懂我的家

在你的思考范围内。”

午夜梦回，妻子的话言犹在耳，他蹑手蹑脚地离开卧室，坐到电脑前，准备思考如何挽回妻子的心。鼠标滑动点击时，无意打开一部电影《阿呆与阿瓜》。或许对应了他的某种情感诉求，他竟戴上耳机来观看。这是一部喜剧片，他从头哭到了尾。他觉得这部电影带给他的感悟是他有生以来最值得思考的东西：电影里的一对朋友，一个呆，一个傻。呆的反应很迟钝，没有鬼点子；傻的尽干傻事儿。两个好朋友闹出了一堆好玩的事儿，却能让人在笑中感觉到久违的温情和纯粹。他们或傻或呆，但心灵是那样的干净透明。傻人有傻福，他们很幸福。

妻子醒来，他提议到迪士尼一游，妻子诧异之余欣然应允。两人在迪士尼里兴奋得像孩子。他终于邂逅了幸福的滋味，这是在思考时体会不到的滋味。

## 流年剪影

■ 符力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外婆生下我妈妈不久，就去了另一个世界。十二年以后，外公过世，我妈妈收起书本含泪回家——没机会了，她只能读到高小六年级上学期，即止。

离开了校园，但妈妈仍然记挂读书识字的事。只要有点空闲，她就会凑过去看大队土墙上的标语、通知、板报，翻阅小卖部和卫生所里那些破旧的报纸和杂志。成家后，她发现这个家里一本书都没有，记载家世浮沉的族谱也没有。在田间劳作之余，她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大约是在1977年，大队里响应政府的号召，办起扫盲学习班，让“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尽量扫除各个小队里的文盲，至少让队员们识得自己的名字，甚至知道书信的格式，借条与借据有什么不同。

妈妈进了扫盲班。从扫盲班学习回来，妈妈对家人说：“上一天的课，在教室里翻书看画，不用下地干活就能挣半天的工分，真是少有的好事！我温习了好多字和词语，没白费时间啊。”我小时候在煤油灯下温习功课，想不起的字或词语，没有字典可查，幸好有妈妈提醒，不至于把作业拖到次日被老师罚站。那年高考前夕，我在家里复习功课，死活想不起“蹇”字怎么写，于是，被妈妈讥笑了一回：“快要考大学的人了，还向妈妈问字，啧啧！”只是，她过一会儿就告诉我那个字是什么偏旁什么结构，还用稍微不同的音调说出和那个字有关的两个词汇来。那一刻，看了妈妈那得意的样子，我真的很羞愧。

据族谱记载，我的先祖是北宋仁宗天圣三年时来的海南，如今，我们说着海南话的本土人。在用本土口语来说事说物和用汉字进行书面表达之间，海南人大多需要一个微妙的“转换”过程。因为这个过程，上学以后，我很少主动跟同学们交换学习心得。

不过，我脸上也有绽放异彩的时刻。那是小学四年级的一天，余老师发完考卷，接着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念给同学们听。大家都朝我看过来的，使劲鼓掌。当时，我心里满满的自信。那些年，我订阅和邮购过不少小学生作文入门、作文选之类的读物，翻来看看，还是连作文的门墙框架都摸

不着。有一天，我趴在窗前的书桌上苦思冥想，腹稿没打成，才写了几行字，脑子里就一片空白了。我不由长叹一声：“哎呀！这题目怎么写才好？”这一次，妈妈把我逮住了，她停下手中的针线活，扭过头来看着我，说：“让你去好好好学习，你倒回来问我作文怎么写？要是我能教你，还用花那么多冤枉钱啊？”妈妈的话，让我甚是难堪，于是回应了一句：“不教拉倒，我自己学！”其实，那是我遇到麻烦时跟妈妈通气的意思，并非需要她指点什么。听到我如此言语，妈妈说：“说完一句再说下一句，写完一件事再写另一件事，别给我把话说得啰哩啰嗦了！”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妈妈当时的神态——那副黑框眼镜就架在她的鼻尖上，还隐约感到冷风从我和她之间吹过。

当时，我实在不得要领，不清楚何谓“说完一句接一句”“怎么写才算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多年后，我读过不少文学名篇，特别是陶渊明、柳宗元、苏轼的散文，袁宏道、张岱、李渔等人的小品文，以及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的诗篇，渐渐知晓晚前人所说的“起承转合”“水到渠成”“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明白言语要讲究条理和逻辑，作文要注重结构与章法，要不，鼓捣出一堆散乱文字来，竟称之为“文章”，就很勉强甚至可笑。正因为如此，我意识到没有人把写作诀窍传授给妈妈，而她凭自己的理解要通顺、自然、精准。她表达的观点，跟“风过树林一阵接一阵、水流江河一波接一波”没有区别，跟我们平时走路一个样：迈出了前一步，再接着走下一步，一步接一步，讲条理，有秩序，才能踏出一行好看的脚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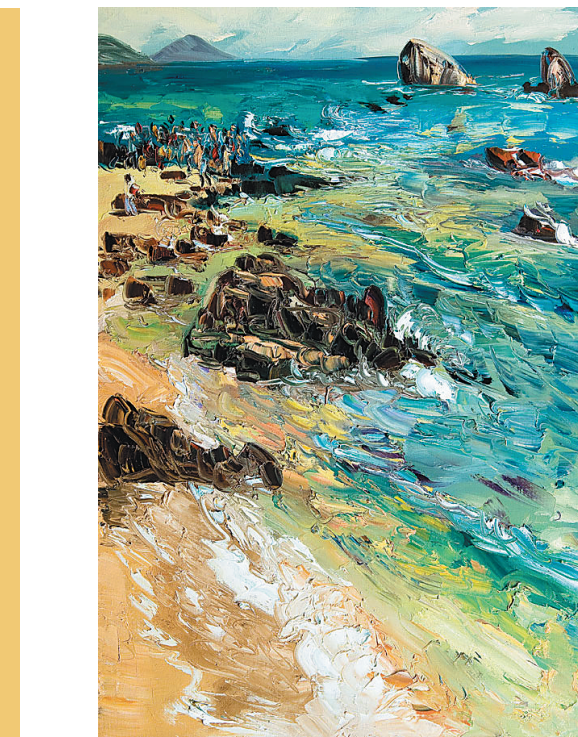
如今，我正走在读书写作的路上，不愿在半途拐到别的岔路去。走着，走着，我弄懂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当你知道了罗马的地理位置，才有可能走到那里去；换句话说，当你发现什么样的食品才算美味佳肴，什么样的活儿才叫艺术，经过一番努力，才有可能捧出像样的玩意来。反之，就是硬着头皮瞎折腾了。

除了教我写作文，妈妈还教我磨墨写字，穿线缝衣，骑车上路……现在，又是叶黄天寒的海岛之冬了，风声，雨声，断了又续，真有点不知疲倦，我说起这些往事，就是重温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

多话。我平时加班回家很晚，每次到家时母亲基本上已经就寝，但无论如何我都会轻手轻脚走进母亲的卧室看她是否睡着了，如果她还醒着，我们就会再说会儿话，如果她想吃点什么或让我给她递开水吃药等等，这时我和她单独相处的时间就会更长。这一段经历是我这一年来思念母亲时回忆最多的难忘情景之一。

母亲一生辛劳，省吃俭用、勤俭持家，每年只能靠种地挣得几千元的收入。可母亲临终前却给子女留下了一笔在农村人看来不薄的存款，母亲留给我的那份钱虽然有限但在在我看来过于沉重，以致于我无法接受而将它作为一般的货币去开销，我和家人商量用这笔钱，再加上我的部分资金，投入设立一个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家族奖学金，用以奖励我们家族的下一代，激励他们励志上进。

我的父亲十多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如今母亲也走了，那个自儿时就有、以父母为中心的“家”，伴随着母亲



《台湾》(油画)

周昌新作

## 流年剪影

■ 符力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外婆生下我妈妈不久，就去了另一个世界。十二年以后，外公过世，我妈妈收起书本含泪回家——没机会了，她只能读到高小六年级上学期，即止。

离开了校园，但妈妈仍然记挂读书识字的事。只要有点空闲，她就会凑过去看大队土墙上的标语、通知、板报，翻阅小卖部和卫生所里那些破旧的报纸和杂志。成家后，她发现这个家里一本书都没有，记载家世浮沉的族谱也没有。在田间劳作之余，她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大约是在1977年，大队里响应政府的号召，办起扫盲学习班，让“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尽量扫除各个小队里的文盲，至少让队员们识得自己的名字，甚至知道书信的格式，借条与借据有什么不同。

妈妈进了扫盲班。从扫盲班学习回来，妈妈对家人说：“上一天的课，在教室里翻书看画，不用下地干活就能挣半天的工分，真是少有的好事！我温习了好多字和词语，没白费时间啊。”我小时候在煤油灯下温习功课，想不起的字或词语，没有字典可查，幸好有妈妈提醒，不至于把作业拖到次日被老师罚站。那年高考前夕，我在家里复习功课，死活想不起“蹇”字怎么写，于是，被妈妈讥笑了一回：“快要考大学的人了，还向妈妈问字，啧啧！”只是，她过一会儿就告诉我那个字是什么偏旁什么结构，还用稍微不同的音调说出和那个字有关的两个词汇来。那一刻，看了妈妈那得意的样子，我真的很羞愧。

据族谱记载，我的先祖是北宋仁宗天圣三年时来的海南，如今，我们说着海南话的本土人。在用本土口语来说事说物和用汉字进行书面表达之间，海南人大多需要一个微妙的“转换”过程。因为这个过程，上学以后，我很少主动跟同学们交换学习心得。

不过，我脸上也有绽放异彩的时刻。那是小学四年级的一天，余老师发完考卷，接着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念给同学们听。大家都朝我看过来的，使劲鼓掌。当时，我心里满满的自信。那些年，我订阅和邮购过不少小学生作文入门、作文选之类的读物，翻来看看，还是连作文的门墙框架都摸

不着。有一天，我趴在窗前的书桌上苦思冥想，腹稿没打成，才写了几行字，脑子里就一片空白了。我不由长叹一声：“哎呀！这题目怎么写才好？”这一次，妈妈把我逮住了，她停下手中的针线活，扭过头来看着我，说：“让你去好好好学习，你倒回来问我作文怎么写？要是我能教你，还用花那么多冤枉钱啊？”妈妈的话，让我甚是难堪，于是回应了一句：“不教拉倒，我自己学！”其实，那是我遇到麻烦时跟妈妈通气的意思，并非需要她指点什么。听到我如此言语，妈妈说：“说完一句再说下一句，写完一件事再写另一件事，别给我把话说得啰哩啰嗦了！”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妈妈当时的神态——那副黑框眼镜就架在她的鼻尖上，还隐约感到冷风从我和她之间吹过。

当时，我实在不得要领，不清楚何谓“说完一句接一句”“怎么写才算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多年后，我读过不少文学名篇，特别是陶渊明、柳宗元、苏轼的散文，袁宏道、张岱、李渔等人的小品文，以及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的诗篇，渐渐知晓晚前人所说的“起承转合”“水到渠成”“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明白言语要讲究条理和逻辑，作文要注重结构与章法，要不，鼓捣出一堆散乱文字来，竟称之为“文章”，就很勉强甚至可笑。正因为如此，我意识到没有人把写作诀窍传授给妈妈，而她凭自己的理解要通顺、自然、精准。她表达的观点，跟“风过树林一阵接一阵、水流江河一波接一波”没有区别，跟我们平时走路一个样：迈出了前一步，再接着走下一步，一步接一步，讲条理，有秩序，才能踏出一行好看的脚印来。

如今，我正走在读书写作的路上，不愿在半途拐到别的岔路去。走着，走着，我弄懂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当你知道了罗马的地理位置，才有可能走到那里去；换句话说，当你发现什么样的食品才算美味佳肴，什么样的活儿才叫艺术，经过一番努力，才有可能捧出像样的玩意来。反之，就是硬着头皮瞎折腾了。

的离世也就不复存在了。虽然我还有属于自己的“家”，但那个给了我生命、把我养育成人，又不断激励我为理想而奋斗的“家”；那个承载着我太多的童年既酸楚又美好的回忆，常常让我魂牵梦萦的“家”已经残酷地从我的现实生活中消失了，我再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至少每年一次踏上探望母亲的回家之路。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失去母亲的一天，我们自己也会迟早要面对死亡。然而，坦然和坚强地面对、接受失去母亲的现实，像母亲那样本分地做人、像母亲那样不知疲倦地做事、像母亲那样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始终以微笑和乐观的心情去迎接生活和工作中的每一天，走好、走稳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做好每一件像过去那样能让母亲引以为荣的事情，这应该才是母亲所期望的。那就从我开始吧，一代一代地把母亲的宝贵品格和闪亮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以此告慰母亲、怀念母亲。

## 诗路花语

## 海甸岛叙

■ 孙文波

呼叫的风彻夜不停。我被抬起，在岛屿上游弋——进椰林，入沙滩，跨过分界洲，在热带的尖峰岭上眺球形水域——海棠湾是奢侈的集散地，石梅湾也如此。走到亚龙湾，等于进入海的故事——玻璃之海、翡翠之海，摆出财富的八卦图阵，让我差一点找不到北。或许，我不需要找到北——南，才是绝对——绝对于我，都是安逸——咖啡安逸，椰子安逸。在石梅湾的玻璃书屋发呆安逸——最安逸的还是坐在十六楼的露台上，望着夜晚灯火阑珊，陆地成为月光下的剪影——岛外，另一个世界，

它的冷是它的病。必须裹入忘记一词——必须创造永恒的新——沉香新，黄花梨木新，连见血封喉树也新得让人心惊。当然，白沙门更新——它见识过我的夜游——我犹如坐上摩天转轮。我承认它带来眩晕。我说，眩晕好啊！让我犹如饮甘醇。晕乎中不知今夕何夕——我能知道的是——风声，也是一个老人的摇篮曲。

## 雪花说

■ 胡巨勇

如雁鸣远嫁。雪花交出身心  
三千里江山回归  
在隐喻里逐渐苏醒。  
芦苇用孤寒，取回白发  
旷野上，北风反弹着琵琶  
梳理冬树上鸟巢的拷问  
残荷擎起的哑语  
半隐半露。梅香暗浮  
酝酿着生活的慈悲。唯独  
心事扶不住的是  
村口眺望的眼神  
炊烟如河流，洗母亲的白发  
洗我满脸的横泪  
这雪花般的白呀，是我  
漂泊路上乡愁的底色

## 山寨之夜

■ 周俞林

蚂蚁在一片叶子下生活  
等轻风撩拨心弦  
蚯蚓与泥土同眠  
等一场暴雨洗涤家园  
简单得都只记快乐  
日出日落，分不清今夕何年  
鸟鸣虫唱，猫狗吠吠  
山寨之夜  
我所有的相遇  
不是重逢也不是久别  
都恰逢其时，气定神闲  
就像母亲端坐在沙发上  
她抚摸着我的手，温润柔软

## 大小不一

■ 徐永清

一担黄橘  
一担大小不一的嘴巴  
你在大小不一的黄橘里行走  
橘树在阳光下向你点头微笑  
你用大小不一的手茧  
剥去了橘树的整个羞涩

橘树在老屋后面站成没有叶子的灵魂  
喧嚣消散在街灯昏睡的午夜  
你吃过一碗油乎乎的黄豆腐  
佝偻的背影就踉跄在  
又长又窄的小巷  
生活的盼头从担子里滚落  
你俯下身子  
黄豆腐的香味在舌尖上跳舞  
夜色温柔  
一担子大小不一的黄橘  
一担子大小不一的知足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